

EMPTY CITY

一部关注女性生态的小说
一部透视社会心态的小说



春绿子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城/春绿子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04-4528-7

I. 空… II. 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5031 号

空 城

春绿子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刘苗松

特约编辑: 黄 斌

封面设计: 黄 俊

排 版: 刘晓霞

杨进宝

校 对: 陈笑寒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19.5 插页: 6

字数: 300,000 印数: 1—8,000

ISBN 978-7-5404-4528-7

定价: 26.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EMPTY CITY

一部关注女性生态的小说
一部透视社会心态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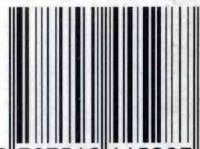
春绿子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成都像一部大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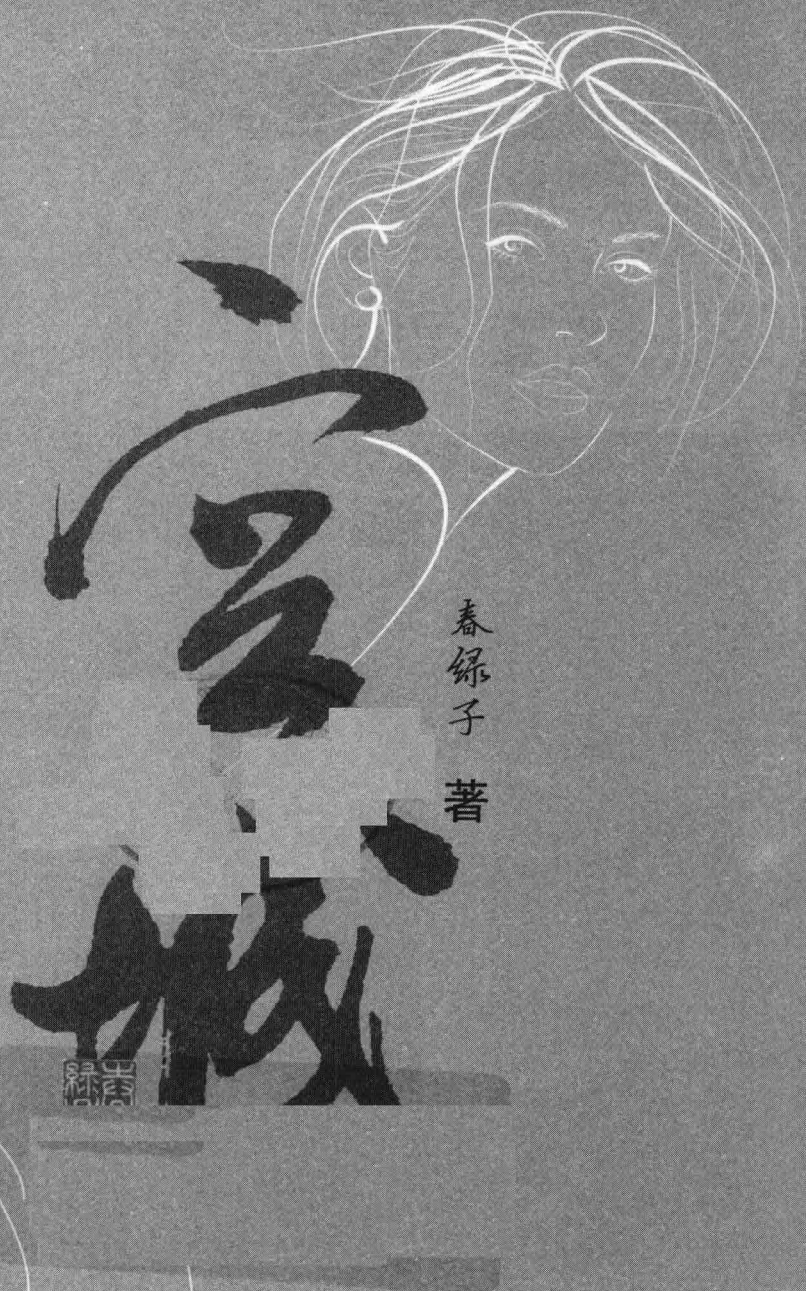
《空城》似写在大书边上的读书笔记

ISBN 978-7-5404-4528-7



9 787540 445287 >

定价：26.00元



春
綠
子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目录 ❀❀❀

八哥 007

菊花 067

秋红 117

银月 169

碎玉 223

苦雨 279

八哥

Mynah



暮春时节，看看暖了的天气，却又被一场风雨弄得回了寒。但桃花李花既然已经开了，也没有重来一遍的道理。一连好些天，城里人都纷纷出去看花，生怕不小心误了花期



It's late spring and it's getting warmer day by day. But after a shower of rain it turned chilly again. Peach trees and plum trees are in full blossom and don't seem discouraged by the chilly weather. People from the city have been going out in groups to enjoy the blossom, afraid that they might miss the season.

楼下的叫卖声准时响起：糍——粑！糍——粑！热嘟嘟儿的热糍——粑！是典型的川南口音，不仅有糯米的甜香，还有竹子的清凉。

川南是竹子的世界。那里，晨雾弥漫之中，竹子满身水气。

谢芹总是由这很乡土的叫卖声唤醒。

她打开手机，刚好七点，宇儿还在睡。她推了推宇儿，宇儿眨眨眼，却立即皱了眉头，似梦似醒的说了句，整啥嘛。谢芹一把掀开被子，大声说，快起来，要迟到了！宇儿长长伸了个懒腰，然后爬起来，摇了摇头，突然睁开眼说，妈妈，我做了个梦，梦见李叔叔给你送了一大捧鲜花，花里还有蝴蝶在飞，飞着飞着就飞到你眼睛里去了。

谢芹心里一惊，却大声说，你那是没把尻子盖好！宇儿一下严肃起来，盖好了的，我醒的时候还专门摸了的！谢芹把宇儿的衣服扔到床上，啥乱七八糟的，快穿！宇儿像一条倦怠的虫，懒懒地爬起来。谢芹说，你穿好衣服赶紧洗脸，我到楼下去买早餐。

打开房门时，李南也刚好开门，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客厅里。谢芹心里竟有一点尴尬，是因了宇儿刚才说的那个梦？

李南朝她轻轻一笑说，谢姐，起来了？谢芹笑着应了一声，就往厕所去。李南见了，便有意退回到自己房里。谢芹心里有一点感激，假如他呆在客厅里，听自己屙尿或者放屁，那将使自己很尴尬，便越发觉得这人有教养，当

初他来租房时，自己还不愿租给他呢，怕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住进来不方便。结果，这个李南比以前任何一个房客都有礼貌、有教养，比那个叫王芳的女人，更是好了一百倍。王芳总是晚出晚归，打扮得花枝招展不说，骨子里还透出一股妖气，一回来就窝在自己屋里，见了人也不打招呼，好像每个人都欠她钱一样。

谢芹草草梳了一下头，就下楼来买早餐。院子里，张大爷穿了一身白绸练功服，在那棵冻青树下，把一柄长剑舞得有招有式，头顶上悬着一个竹编的鸟笼，一只八哥在笼子里不安份地扑腾，见了谢芹，八哥欢欢地叫了声，小姐你好！谢芹冲八哥笑了一下。这几乎是每天早上固有的情节，但她依旧觉得有趣。那八哥名叫青儿，见人就打招呼。不仅如此，青儿还常常语出惊人。有一天，青儿见了曾宪，突然大声说，曾宪是贪官！听的人都吓了一跳。曾宪是市教育局的一个处长，当时，正开着车要出院子，听了青儿学来的那句话，心里一惊，忍不住朝冻青树上的鸟儿骂了一句，你妈的屁！没想到青儿竟立即回骂，你妈的屁！从此，青儿见了曾宪的影子不依不饶，除了说曾宪是贪官，还追一句，你妈的屁。又一次，青儿看见一个女人，提了只坤包走过来，竟大声说，黄莲要离婚！女人那时正跟老公闹，吓得她许久不敢从冻青树下过。每天中午，青儿都要跟院子里另一只八哥骂架，每次都是那个叫幺鸡的八哥先挑起事端。幺鸡说，青儿要死。青儿说，幺鸡不要脸。幺鸡说，青儿是狗。青儿说，咬死你！幺鸡说，整死算毬了。青儿说，整死吃肉！幺鸡一下就哑了，似乎极怕成了青儿的口中食。每天都这样骂一气，时间和内容几乎一点不差。

谢芹走出院门，卖糍粑的女人老远就朝她笑，这使她不好意思于这笑有所不顾，就只好停下来，买她的糍粑。女人跟自己的年龄差不多，细看，却很有几分颜色，虽然天天卖些糍粑，却不像吃苦受累的粗人。女人立忙掀开白布，用一只不锈钢夹子，夹起两块热乎乎裹了糖汁的糍粑，放进一个快餐盒里。谢芹把两块钱递给她，心里却无端地有些怨恨这个女人和她的糍粑了。女人总是那么热情地朝她笑，使她总觉得自己要是不买她的糍粑，就对不起人一样。糍粑就成了她和字儿被迫长期首选的早餐。



其实，谢芹总是买糍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糍粑便宜，而且最为瓷实，吃一块，几乎整天不饿。谢芹上得楼来，宇儿已洗漱完毕，便给他热了一杯奶，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催宇儿快点吃。宇儿却只喝奶，不去动那糍粑。谢芹见了，便夹了一块放进他的碗里。宇儿却只用筷子戳，总不见吃。谢芹知道他腻了这东西，就说，快吃，听话，周末带你去逛春熙路，给你吃肯德基。宇儿说，我不吃肯德基，老师说，肯德基吃了不好，曾盈盈就是肯德基吃多了，才肥得像个猪！

宇儿是故意拿自己并不讨厌的肯德基来对抗讨厌的糍粑。

曾盈盈是曾宪的女儿。

谢芹忍不住笑了，却对宇儿说，不许这样说人家。宇儿说，同学们都叫她肥猪，你一叫肥猪她就答应。谢芹说，少废话，时间不早了。宇儿忍着把那糍粑咬了一口，只在嘴里嚼，并不往下咽。谢芹突然有些生气，大声说，你当你是公子少爷呀，这么嫌嘴！宇儿一瘪嘴，流下两行泪来。谢芹一生气，把宇儿手中的筷子夺过来，骂道，不吃算了，饿死你！宇儿哇地哭出声来。

这时，李南走出来，拿了一块三文治，笑着说，来，宇儿，叔叔这里有三文治。宇儿一下不哭了，拿眼看着谢芹。谢芹说，莫管他，就晓得嫌嘴！李南抓起宇儿的手，把三文治放进他手里。谢芹说，还不谢谢李叔叔！宇儿破涕为笑，说了声谢谢李叔叔！李南摸了摸宇儿的头，正要往自己房里去，宇儿突然说，李叔叔，我昨晚梦见你了！谢芹急忙打岔，快吃，哪来那么多空话！宇儿却不管不顾，继续说，我梦见你给妈妈送了一捧花，花里还有蝴蝶在飞，飞着飞着，就飞到妈妈眼睛里去了。谢芹脸一红，起身去了洗漱间。李南为了掩饰心里某种兴奋或尴尬，就对宇儿说，我也梦见你了呢，梦见宇儿考了全班第一。宇儿高兴地说，真的？李南说，真的。宇儿说，李叔叔你真好！

谢芹心里却无端有些慌，有些迷乱。她一边洗漱，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依旧是一个还算清丽的人儿。却突然想起，今天正好是离婚三周年的日子，不觉间，已经做了三年寡妇，竟没有想过再婚的事。突然觉得，离婚的女人像是在独木桥上走，桥下是一沟泛滥的污水，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一



旦掉进去了，就永远也爬不出来了。

谢芹草草洗过了脸，从洗漱间出来时，李南已经上班去了。她带着宇儿下得楼来，去车棚里取出自行车，车胎却又瘪了，不到一周，这已是第二回了。正急得不行时，曾宪开着车出来了，在她身边停下。那车窗水一样落下来，露出曾盈盈的胖脸，笑得像一朵肥艳的牡丹。曾盈盈说，谢小宇，爸爸让你坐车！谢芹正不知所措时，曾宪也开了车窗，笑吟吟地说，上来吧。谢芹微微有些脸红，连说了几声谢谢。曾盈盈替宇儿开了车门，宇儿爬车的动作很生疏，很古怪，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这使谢芹心里很难受，像遭到了侮辱。

这时，冻青树上的青儿不失时机地叫了一声，曾宪是贪官！紧接着又追了一句，你妈的屁！那车，似乎对青儿的这声叫很是气恼，猛地蹭出去，一下就到了玉石街口，差点撞上了一个骑车路过的学生。谢芹心里猛地一惊，差点喊出声来。等曾宪的车走得老远了，才把车推到门口，看门的郭大爷正在给黄莲补车胎。黄莲刚离了婚，人一下子变得精神了，像一棵熬过了霜雪的春树，有一股挡不住的勃然之气。谢芹不禁感叹，如今的人，也包括自己，结婚、离婚跟儿戏一样，就像吃不吃糍粑那么简单，都没有心境去打磨婚姻的毛刺，去化解两个人之间的危机，总是那么烦燥、那么草率，似乎连听一句倾诉的心情都没有了。

郭大爷在谢芹的车胎里拔出了一片铁屑，铁屑的形状像一只缩小了的乌龟，跟上几回几乎完全一样，心里便觉得是有人故意弄的，就对郭大爷说，昨天晚上都好好的，今天早上咋就瘪了？前几次也是。郭大爷笑笑说，你这是漏阴气呢，一定是在路上轧的嘛。谢芹心里却觉得，这事就像是郭大爷搞的鬼。但车修好后，郭大爷却不要钱，笑眯眯地说，下次再说吧。这又让她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道理，但那句下次再说，又像是故意留了一条口子。她骑车出大门时，觉得郭大爷还在背后盯着自己的车胎，像在查看下一次将从哪里下手。

玉石街上铺了一层明晃晃的太阳，像一层黄锃锃的油。街上有一家肥肠粉店，从早卖到黑，正是张大爷下了岗的女婿开的，两口子守着这么一家小



店，竟在猪肠子里找到了活路。谢芹也常带了儿子，去那店里来上一碗，再添一个夹了肉沫的锅盔，便是一顿有滋有味的饭食了。

此际，从小店里冒出一缕缕热气，一股香辣味在街上肆意流淌。从这热气里穿过，走过十里八里，身上都还有肥腻的气味。出了玉石街，外面是一条大路，汹涌不息的人流和车流，立刻把谢芹卷了进去。她由这股哗哗响着的潮水一路裹挟着，是泥沙俱下的那种感觉，一路来到了琴台故径。这是用青石板铺成的一条街，铺得整齐划一，两边是朱檐碧瓦的老式房屋，大量的朱色，在日光里泛起一片嚣张的红。但那房檐和廊柱，却都是水泥铸成的，涂了一层朱漆，是那种有理有据的仿冒，如同一盆看上去很美的塑料花。

谢芹到了文化公园。严芳已经开始把茶桌、竹椅往外摆了。谢芹放下自行车，正要去搬茶桌，却听尹老三说，谢芹，你去把那些新买的茶杯洗一下，今天太阳好，来喝茶的人一定多。尹老三手里捧着一个紫砂茶杯，俨然一副老板相。谢芹就去搬了一箱白瓷茶杯过来，在水管下冲洗。尹老三却一直坐在一把竹椅里看她，时不时呷一口茶，一股茉莉的清香，夹带了尹老三的心思，朝谢芹漫过来，像流过来一汪绵绵不绝的温水，不怀好意地浸泡着她。这使谢芹觉得有些尴尬，有些气恼。

前年夏天，文化公园不收门票了，不知从哪里钻出这么一个尹老三，把公园里的茶铺、厕所、人工湖都承包了，心安理得地做了老板。谢芹他们这些原来的工作人员，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雇员，心里当然不愿接受，就去了人才市场，一看，成千上万捏着各种各样文凭的人，潮水一样浪来浪去，一下就没了信心，只得服服帖帖地认了这个顾主。尹老三也真的有几下子，不知从哪里找来几个艺人，有说评书的，说相书的，唱清音的，还有唱川戏的，一年四季热热闹闹，全不似当初冷清的气象。

谢芹把瓷杯都冲过一遍，用一张毛巾擦着。尹老三架着二郎腿，一只手捧着茶杯，一只手夹着烟，一直眼巴巴地看她，都有些瓜兮兮的了。谢芹忍不住甩了甩手，故意甩出几滴水，甩到了尹老三脸上，有一滴正沾在嘴上。尹老三伸出舌头把那水舔了，不住地咂着，似乎有品不够的味道。

谢芹擦完了茶杯，正要去外面帮忙，尹老三却说，去给我续一杯水，就



把那个摸得亮晃晃的紫砂杯递给她。谢芹只好接过杯子，心里有些恼恨，去茶水间接了一杯水，忍不住悄悄往杯子里吐了一口唾沫，没想到被尹老三看得清清楚楚，等他接过那杯子时，立即呷了一口，眉开眼笑地说，香，真香！难怪有人把女人的口水叫香唾，就是比茶水好！你这一来，等于把你的嘴杵到我嘴上了，是我占你便宜了呢！说完，又美滋滋地喝了一大口，看着谢芹只顾笑，似乎谢芹的那泡唾液是一团蜜汁，很甜。谢芹不禁脸一红，心里慌慌地出来了。尹老三在背后不酸不甜地说，麻烦你天天把这东西给我来一口！

谢芹出来时，见严芳正冷冷地看自己，心里不由有些乱。严芳一定是吃醋了，就喊了一声严芳。严芳却没有理她，一瘪嘴去了一边，弄得谢芹很尴尬。谢芹心里就有些气愤，心想，你把我当啥人了？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尹老三呀，我要是看得上他，还有你的机会？尹老三一直缠着谢芹，谢芹一直没接他那一茬。有一天中午，谢芹收了客人一张百圆券，就去茶水间找尹老三换零钱，刚到门口，听见严芳在里面嗲声嗲气地说，我就要，偏就要！又听尹老三说，你还是穿休闲裤合适，不要啥都学谢芹，人家谢芹瘦长，穿牛仔裤不臃肿，你那么个大屁股，要是穿条牛仔，还不把人吓一跳？就听严芳骂道，咋的，嫌老娘屁股大了？老娘的大屁股还不是你弄大的！尹老三忙说，你少来，我那么凶呀，把屁股都给你搞大了？你以后老了，不要说是我搞老了的！严芳说，就是你搞大的，你还敢嫌弃？尹老三有些无奈地说，你莫闹，我给你买牛仔就是了。我哪里嫌你屁股大了？我一直就喜欢你这大屁股嘛，你那屁股一颠，老子魂都跑了！

谢芹听到这里，赶紧退回来，心里忍不住有点忿怒，甚至有点妒意，就在外面大声喊尹老三。尹老三不尴不尬地出来，有些嗔怪地问她，你惊乍地喊啥？谢芹心里一恼，就说，对不起，搅了你的好事了！说完，走过去把那一百元钱退了客人，说老板说了，没零钱算了，今天就不收了。弄得那客人莫名其妙。

第二天，严芳果然穿了一条崭新的牛仔裤，那兜得紧紧的大屁股，似乎随时都可能崩盘。谢芹见了，心想，你不是要跟我比穿牛仔么，那我就天天穿牛仔给你看。此后，好些日子，两个女人对掐着天天穿牛仔裤，弄得尹老



三心花怒放，像是无端地拣了两个女人的欺头。

露天茶铺搭在一排柳树下，绕着一湖春水，柳丝正一天天柔绿起来。隔一堵红墙，正是青羊宫，墙边开着几树白玉兰，虽开得灿然，却不张扬，把那一堵墙映出一片纯净的红，那墙和花竟都有了一点含蓄、空灵的意味。

文化公园大部份是青羊宫所属，后来辟出一块，做成了这个公园。这是一本陈年旧账，近年却被青羊宫的道人翻了出来，据说都闹到政协会上去了。

这时，茶铺早已座无虚设。尹老三手里捧着那把紫砂杯，笑吟吟地站在檐下，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那个说散打评书的，见是时候了，就把一块惊堂木在桌上一拍，眉飞色舞地开场了。这人据说是某个散打评书大师的弟子的弟子，有一个很古怪的艺名，叫尖嘴子，嘴皮子很溜，在这里开堂说书，差不多快一年光景了，每天下来，尹老三会分些茶钱给他。

尖嘴子拍过了惊堂木，放开喉咙说，各位，今天尖嘴子要给大家来段鲜的，是甲鱼汤里甩了一大包味精的那种，安不安逸？早有人叫起好来。茶客中间，有好些人是冲尖嘴子的散打评书来的，原本打着牌等他，这时都推倒了，只专心听他散打。尖嘴子接着刚刚开场的话题说：

先不说味精，说说我们院子里的一个人物，名叫王五。不是耍大刀砍洋人脑壳那个王五，那个王五雄势得很，一把大刀磨得风快，就这么一晃，那刀口上一团寒光，把你娃眼睛都要晃瞎！这个王五，人家是正宗的一条好汉，资格的燕赵汉子！我们院子里那个王五也是个耍刀的，只不过耍的不是杀人的钢刀，他要的是一把菜刀，菜刀与大刀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杀人，一个不杀人；最大的相同是啥呢，都是刀！耍菜刀的王五是个厨师。各位都晓得，厨师个个都是胖子，俗话说，十个厨子九个肥，不肥的那个也生了一身贼肉。但我们院子里的这个王五王师傅，却是个地道的瘦猴。他婆娘经常骂他：王老五，你看你个黄巴巴、瘦掐掐的样子，像你妈个饿死鬼样，还不快些把洗脚水给老娘倒了！

尖嘴子说到这里，早引出了一片轰笑。一个手里拿了几根铁签的老头，在茶桌间慢慢穿行，把那铁签轻轻击打出叮哩咣啷的细响，这是只有在茶铺才见得到的掏耳朵的师傅，也是成都茶铺才有的光景。一个背着背包的妇女，

